

《九更天》（一名：《马义救主》；一名：《弗天亮》）

主要角色

马义：老生
米进途：小生
马女：正旦
马妻：老旦
侯花嘴：丑
知县：老生
陶氏：花旦

情节

相传宋时书生米进途，赴京应试。中途忽梦其兄血面模糊，显身呼冤，至晓，心中骨突，急呼老仆马义出，与之商略，不意马义亦梦此，二人甚为骇异，遂急束装归。及抵家，兄果已死，心固疑其有冤，然无从侦悉，只得暂家居，拟得间侦察。实则其嫂与邻近侯花嘴私通，厌米大如眼中钉，故与侯花嘴同谋毒毙，今见米进途归，恐日久败露，二人遂更定计，将侯妻杀死，移尸于米氏门外，而匿其头。侯花嘴即赴县诬告米进途谋毙长嫂，以陷之。县令不察，遽捕米进途拷问成罪，下于狱。马义得信，急赴县呼冤，县令甚恶之，因给马义，谓如觅得人头至，即释汝主，否则无救。马义信之，然向何处去得人头？筹思无计，而救主情切，不得已遂袖刃还家，逼死己女，割取其头以往救主人。愚愤之情，实堪敬怜。詎取头投案，而令反坐实其主之罪。马义至此，始知受令之愚，且欲图救主，反以累主，何以对主人及己女，情急几不欲生，遂冒死晋京，奔文天祥处控告（或作闻太师）。历试铜铡钉板等刑，毫无惧色，文天祥得其冤，遂亲赴勘验。惟马义跋涉晋京，已历多时，米进途部复已准，屈指文天祥即驰抵该邑，恐已在刑期之后。幸天佑善人，至行刑之隔日，夜暗倍长，打更者竟打至九更，方始天明，而文太师乃得于刑前赶到，遂卒将是案彻底平反。

注释

此剧杀女时一段神情，最难入扣。曩推潘月樵为海上第一，其描摹状态，洵为他伶所不及，可称酣畅淋漓，出神入化。今惟赵如泉偶或演之，寻常大都皆演至杀女为止。

根据《戏考》第六册整理

【第一场】

（米进途上。）

米进途（引子） 闷坐店房，思想家乡。
（白） 小生米进途。奉了兄嫂之命，上京求名，居住店房，昨夜三更时候，睡梦之间，只见我那兄长，七孔流血，站在床前，口口声声，只言道与他报仇，不知此兆主何吉凶。不免将马义唤出，问个明白。
马义哪里？

（马义上。）

马义（白） 来了。
（念） 忽听东人唤，即忙到跟前。
（白） 参见东人。
米进途（白） 罢了。
马义（白） 将老奴唤出，有何吩咐？
米进途（白） 唤你无别，只因我昨夜三更，偶得一梦，忽见你大东人七孔流血，口中说道与他报仇，不知是何原故？
马义（白） 老奴亦得此兆，不免你我赶到家中，看个明白，再作道理。
米进途（白） 好。你将房饭钱算清，赶紧趱路。
马义（白） 遵命。
店家，我们房钱在此，告辞了。
米进途（白） 带马。

(西皮摇板)
 昨晚一梦正三更，
 倒叫此事测不明。
 马义带过马能行，
 不分昼夜奔家庭。

(米进途、马义同下。)

【第二场】

(陶氏上。)

陶氏 (西皮摇板)
 我夫一死心不定，
 心惊肉跳为何情？
 倘若二叔回家转，
 泄露机关命难存。

(米进途、马义同上。)

米进途 (西皮摇板)
 马义带路望前奔，
 不觉来到自家门。

(白)
 马义上前叫门。

马义 (白)
 遵命。

(白)
 主母开门来。

陶氏 (白)
 哪个叫门？

马义 (白)
 二东人回来了。

陶氏 (白)
 来了。

(白)
 二叔在哪里？

米进途 (白)
 嫂嫂请。

陶氏 (白)
 请坐。

米进途 (白)
 有坐。

马义 (白)
 参见大主母。

陶氏 (白)
 罢了。一路之上，多受辛苦，后面歇息去罢。

马义 (白)
 多谢大主母。

(马义下。)

米进途 (白)
 请问嫂嫂，为何身穿重孝？

陶氏 (白)
 二叔哪里知道。想你哥哥下世去了。

米进途 (白)
 你才怎讲？

陶氏 (白)
 你哥哥下世去了。

米进途 (白)
 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说兄长丧了命，
 不由小弟痛在心。
 哭一声兄长遭不幸，兄长吓，
 叫我叔嫂好伤心。

(白)
 嫂嫂，灵堂在哪里？

陶氏 (白)
 在后面。

米进途 (白)
 嫂嫂。小弟要到灵堂一祭。

陶氏 (白)
 请。

(米进途、陶氏同走圆场。)

米进途 (三叫头)
 兄长！进安！兄长吓！

(西皮导板)
 在灵堂不由我珠泪滚滚，
 兄长吓，

(西皮摇板)
 好似刚刀刺在心。

陶氏 (白)
 二叔不要哭了，人死不能复生。

米进途 (白)
 嫂嫂，小弟要在灵堂守孝。

陶氏 (白)
 二叔一人冷淡，待我陪伴与你。

米进途 (白)
 嫂嫂，如今兄长一死，你乃寡嫂，在此陪伴，外人看见不便。

陶氏 (白)
 不要紧，待我陪你。

米进途 (白) 哽，成何体统，还不出去。
 (米进途下。)

陶氏 (白) 米进途吓，我倒有心于你，你反将我羞辱下场，这便如何？有了，待我去找寻侯大爷。
 侯大爷。
 (侯花嘴上。)

侯花嘴 (白) 是哪个？待我开门。
 陶氏 (白) 侯大爷。
 侯花嘴 (白)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陶氏 (白) 那米进途回来了，这个事情不大稳便，你要想个主意才好。
 侯花嘴 (白) 待我想来。有了，不免将我妻子，用酒灌醉，将他杀死，首级藏起，尸首移在你家后门，就说米进途，调戏寡嫂不从，将嫂杀死。此计可好？

陶氏 (白) 照此而行。
 侯花嘴 (白) 正是：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陶氏 (念) 休要走漏这消息。
 (陶氏、侯花嘴同下。)

【第三场】

(二衙役同上。)

衙役甲 (念) 身在公衙内，
 衙役乙 (念) 官差不自由。
 衙役甲 (白) 请了，今日无事，衙前走走。
 (侯花嘴上。)

侯花嘴 (白) 二位头儿。
 二衙役 (同白) 侯大爷。
 侯花嘴 (白) 二位，此地出了人命，你们可晓得？
 二衙役 (同白) 什么人命？
 侯花嘴 (白) 米进途调戏寡嫂，寡嫂不从，他将寡嫂杀死。
 二衙役 (同白) 你怎么晓得的？
 侯花嘴 (白) 他家后门，正对我家前门，故尔晓得。
 二衙役 (同白) 侯大爷，你到衙内去打报呈。
 侯花嘴 (白) 正是到衙前而去。
 (侯花嘴下。)

二衙役 (同白) 伙计，你我前去叫门。
 来此已是，开门来。
 (马义上。)

马义 (白) 哪个叫门？
 二衙役 (同白) 米进途可在里面？
 马义 (白) 灵前守孝。
 二衙役 (同白) 叫他出来。
 马义 (白) 有请二东人。
 (米进途上。)

米进途 (白) 何事？
 马义 (白) 外面有二公差要见。
 米进途 (白) 待我出去。
 马义 (白) 二东人出迎。
 二衙役 (同白) 你可是米进途？
 米进途 (白) 正是。
 二衙役 (同白) 带了。
 马义 (白) 为何将我二东人带去？
 二衙役 (同白) 衙门里见。

(二衙役带米进途同下。)

马义 (白) 且住。来了两个公差，将我二东人带去，不知为了何事？有了，待我衙前打听便了。

(马义下。)

【第四场】

(四青袍引知县同上。)

知县 (引子) 官居县令，与黎民，判断冤情。

(侯花嘴上。)

侯花嘴 (白) 侯花嘴参见老父母。

知县 (白) 到此则甚？

侯花嘴 (白) 前来打报呈。

知县 (白) 什么报呈？

侯花嘴 (白) 米进途杀死寡嫂。

知县 (白) 他与你亲？

侯花嘴 (白) 无亲。

知县 (白) 有故？

侯花嘴 (白) 无故。

知县 (白) 无亲无故，你打什么报呈？

侯花嘴 (白) 他家后门，正对我家前门，恐怕牵连在内。

知县 (白) 三日后听审。下去。

侯花嘴 (白) 多谢老父母。

(侯花嘴下。米进途、二衙役同上。)

知县 (白) 来，带米进途。

二衙役 (同白) 拿到。

知县 (白) 押上堂来。

米进途 (白) 参见老父母。

知县 (白) 米进途，你乃读书之人，难道不知礼义，为何将寡嫂杀死，从实招来。

米进途 (白) 生员守兄之灵，并无此事。

知县 (白) 暂押班房，待我尸场回来，再作道理，带下去。

来，开道尸场。

(众人同下。)

【第五场】

(侯花嘴上。)

侯花嘴 (白) 此事办好，待我回去开门。

(陶氏上。)

陶氏 (白) 是哪个？

侯花嘴 (白) 我回来了。

陶氏 (白) 你可去打报呈否？

侯花嘴 (白) 办好了。

陶氏 (白) 我要回去了。

侯花嘴 (白) 慢来，你是死了，怎么回去？

陶氏 (白) 住在哪里？

侯花嘴 (白) 住在我这里，后面吃酒睡觉。

(侯花嘴、陶氏同下。)

【第六场】

(四青袍、二衙役、知县、米进途同上。)

知县 (白) 来，将米进途带上来。

二衙役 (同白) 米进途当面。
 知县 (白) 米进途从实招来。
 米进途 (白) 回禀老父母，生员乃是冤枉，难以招认。
 知县 (白) 来，拿我名帖，前去问他老师保是不保？
 衙役甲 (白) 遵命。
 (衙役甲下。)
 知县 (白) 米进途，少刻问过老师，再作道理。
 (衙役甲上。)
 衙役甲 (白) 老师不保。
 知县 (白) 来，将他头巾摘去，不用大刑，谅他不招。来，大刑伺候！
 (二衙役同允，同用刑。)
 米进途 (西皮摇板) 大堂之上来用刑，
 满腹含冤口难分。
 知县 (白) 有招？
 二衙役 (同白) 无招。
 知县 (白) 收刑。
 米进途 (白) 有招了。
 知县 (白) 叫他画供。
 米进途 (白) 件件是实。
 知县 (白) 来，钉镣收监。带下去。
 (米进途下。马义上。)
 马义 (白) 冤枉！
 知县 (白) 何人堂口喊冤？
 衙役甲 (白) 有一老头儿喊冤。
 知县 (白) 带上堂来。
 衙役甲 (白) 老爷传。
 马义 (白) 来了。
 参见太爷。
 知县 (白) 你这老狗，为何堂口喊冤？
 马义 (白) 乃是我二东人的冤枉。
 知县 (白) 什么冤枉，讲。
 马义 (白) 太爷容禀：小人名叫马义，跟随二东人进京求名，宿在旅店。三更时候，偶得一梦，只见大东人，七孔流血，口说报仇。我家二东人，放心不下，转回家中，问起情由，原来大东人下世。二东人正在灵堂伴灵，忽来两个公差，将二东人带来，此事乃大大的冤枉，求太爷开恩。
 知县 (白) 他在公堂已画供了。
 马义 (白) 哦，已招认了。总要太爷开恩。
 知县 (白) 也罢，念你乃是个义仆，限你三日，将你大主母的人头找来，搭救你二东人就是。退堂。
 (四青袍、二衙役、知县同下。)
 马义 (白) 谢太爷！
 (二黄摇板) 太爷堂上把话传，
 大主母人头何处寻？
 (白) 且住。太爷言道：限我三日，找寻大主母的人头，方可搭救二东人的性命。我想大主母不知何人杀死，叫我哪里去找、哪里去寻？也罢，不免待我回去，与妈妈商议，将我亲生女儿杀死，方可搭救二东人的性命。我就是这个主意。走吓。
 (马义下。)

【第七场】

(马妻上。)

马妻 (二黄摇板) 儿夫一去未回转，

倒叫我日夜挂心旁。

(马女上。)

马女 (二黄摇板) 昨夜一梦大不祥，
见了母亲说端详。

马义 (内白) 走吓！

(马义上。)

马义 (二黄摇板) 想此事不由我肝肠痛断，
我心中好一似万把刀穿。
悲切切进草堂随机应变，

马妻 (白) 吓，老老。

马义 (二黄摇板) 见妈妈我只得慢露真言。

马女 (白) 哎，参见爹爹。

马义 (白) 罢了，坐下。

马妻 (白) 老老，你几时回来的。

马义 (白) 我吓，是昨日回来的吓。

马妻 (白) 老老，你为何这等模样？

马义 (白) 妈妈，你可晓得我那二东人吓？

马妻 (白) 二东人怎么样吓？

马义 (白) 哎吓，妈妈！今当大比之年，跟随二东人进京赴试。夜宿旅店，我家二东人偶得一梦，甚是不祥，急速回得家来，方知大东人下世。二东人在灵堂伴灵一夜，今早来了两个公差，将二东人锁至公堂。我到衙门打听，那县太爷言道：二东人淫奸寡嫂，寡嫂不从，杀害人命。将二东人屈打成招，当堂画供，问成死罪。

马妻 (白) 哎吓，老老！想二东人待你我恩高，就该想一良计，搭救才是。

马义 (白) 那时我在堂口喊冤，好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县太爷，限我马义三天，寻找大主母的人头，有了人头，我家二东人有救吓。

马妻 (白) 你就该寻找人头才是。

马义 (白) 哎吓，妈妈，我想此事乃是黑天冤枉，这个人头，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我只得回的家来，与妈妈商议商议，将我亲生的女儿，一刀杀死，也好搭救我家二东人的性命吓。

马妻 (白) 老老，你我年过半百，膝下无子，只有这一女，你要将她杀死，乃是万万不能的吓！

马女 (白) 爹爹，将孩儿杀死不值紧要，你二老百年之后，哪个与你披麻带孝吓！

(哭)

(二黄摇板) 倘若孩儿丧了命，
谁是披麻带孝人？

(马女哭。)

马妻 (白) 老老！

(二黄摇板) 我女一死不当紧，
哪个烧纸祭坟莹。

(马女哭。)

马妻 (白) 儿吓，不要啼哭，待我劝劝你父就是。

马义 (白) 妈妈。

(二黄摇板) 二东人他待我恩德非浅，
受他人点水恩当报涌泉。

(马妻、马女同哭。)

马义 (二黄摇板) 他母女只哭得令人可惨，
倒叫我年迈人好不伤感。

(白) 也罢！

(二黄摇板) 使钢刀将儿的人头割断，
生、生、生和死我的儿吓……自刎刀餐。

马女 (二黄摇板) 一见钢刀丢埃尘，
不由奴家痛在心。

一把钢刀拿在手，
不如一命归了阴。

(马女自刎。)

马妻 (白)

吓，老老，我儿她自刎了。

马义 (白)

哎吓！

(二黄摇板)

一见我儿把命染，
怎不叫我痛心间。
使钢刀将儿的人头割断，

(马义、马妻同下。)

(完)